

魔术悬疑小说

魔术会 幻戏陷阱

重返魔术史上的巅峰对决现场 巫童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魔术会 幻戏陷阱

重返魔术史上的巅峰对决现场 巫童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术会. 幻戏陷阱 / 巫童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306-7040-8

I. ①魔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3452 号

责任编辑: 魏 青 装帧设计: 周丁乾

出版人: 张纪欣

特约策划: 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: 朱若愚 王菁菁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廊坊市鸿煊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× 1000 毫米 1/32

字数: 210 千字

印张: 9.25

版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幻戏师

易希川：春秋彩戏派大弟子，下一任春秋彩戏派戏主。为从日军手中盗取“龙图”，随师父牧章桐前往上海，参与盗图行动。

牧章桐：春秋彩戏派现任戏主，人称“安徽彩戏王”。在盗图行动中意外抽到“盗”字，因此改变了自己和整个门派的命运。

双鱼：春秋彩戏派女弟子，易希川的师妹。

罗盖穹：罗家戏苑当家人，名震上海的幻戏高手，“上海三魁”之一，在盗图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
罗慕寒：罗盖穹的儿子，年轻一代幻戏师中的佼佼者，立志纵横幻戏界、扬名海内外。

皮无肉、皮无骨：跟随罗盖穹驻台表演的幻戏师，也是罗盖穹的亲信，一个擅长傀儡戏、一个擅长灯影戏。

陆万钧：上海幻彩馆馆主，组织了彩戏盟会共谋盗取“龙图”一事。

卢重阳：上海国术馆副馆主，保管着幻戏界三大圣物之一的“龙图”。在日军人城仪式上以幻戏大闹上海滩。

鲁鸿儒：万国千彩大剧院的老板，深谋远虑，深藏不露。

金童：“魔圣”朱连魁的传人，从海外归来，其魔术中西合璧，曾是巴黎魔术馆的首席魔术师，因意外失手致残而被抛弃，与巴黎魔术馆结下深仇。

谭素琴：常年在万国千彩大剧院中登台演出，擅长“击听”，“上海三魁”之一。

刘老仙：上海城隍庙的寄居道士，幻戏手法层出不穷，被公认为“上海三魁”中最厉害的幻戏师。

维克多：巴黎魔术馆的首席魔术师，和“上海三魁”分庭抗礼。

伊莎贝拉：巴黎魔术馆老板的女儿，对中国幻戏非常着迷。

斋藤骏：来自日本的幻术师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在上海滩摆下生死擂台，立志击败所有中国的幻戏师。

秋本久美子：斋藤骏的传人，最年轻的日本幻术大赛冠军，随斋藤骏前来中国，与中国渊源极深。

依山慕丁：来自印度尸罗门的幻术师，擅长“通天绳”和傀儡幻术。

嘴老：性格不定、目的不明的怪异老者，武艺高强，和牧章桐是旧识。

徐傀儡：绰号“鬼手”，上海街头的神秘之人，曾在易希川面前使用过“画骨术”。

幻戏组织

云机社

创立于南宋年间，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幻戏组织，每个幻戏师都渴望加入其中。曾与日本幻戏团进行惨烈角逐，声震寰宇，拥有幻戏界三大圣物之一的“云机诀”。

幻画门

曾经能够与云机社分庭抗礼的幻戏组织，由秋家统领，掌握了神秘的幻术“画骨术”。

春秋彩戏派

原本位于安徽桐城，随着易希川在上海扬名立万而迁至上海，成为上海地界最为有名的彩戏法流派。

巴黎魔术馆

法国人贝特朗创建的魔术馆，首席魔术师是维克多，与万国千彩大剧院长期竞争并占据上风。

万国千彩大剧院

前身是上海刘家戏苑，鲁鸿儒成为老板后，改名万国千彩大剧院，与巴黎魔术馆隔街相望，互为竞争对手。

上海国术馆

上海地界的国术表演圣地，收藏了众多国术珍宝，幻戏界三大圣物之一的“龙图”便藏在馆内。

扶娄派

传于扶娄古国的幻戏流派，极为神秘，云机社的创始人林遇仙便是出自该派，秘密守护着幻戏界三大圣物之一的“骷髅傀儡”。

尸罗门

印度的幻术门派，将两千多年前的天竺幻术师尸罗奉为祖师，擅长“通天绳”和傀儡幻术。

自序

八年前我在成都念大学，一次学校的社团联谊会上，一个名叫罗晴的女生表演了一个魔术，令我至今难忘。

当时教室里的灯光全部关掉，身穿白色衬衫的罗晴站上了黑暗寂静的讲台，轻轻一个弹指，一束暗红色的火焰忽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的指尖上。这束火焰仿佛拥有了生命，从她的指尖匀速滑落，如一条火蛇般绕着她的全身游走，最后重新回到她的指尖。她再一个弹指，火焰熄灭，灯光亮起，一切归于现实。

整个过程中，罗晴的衬衫没有着火，依旧洁白无瑕，没有留下任何火焰燃烧过的痕迹。

我从小就对各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充满了好奇，于是联谊会结束后主动联系了罗晴，问起她的魔术是如何做到的。她自然不肯透露秘诀，只说那不是魔术，而是一门叫作“流火”的幻戏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幻戏这个词。

在接触罗晴之前，我一直以为魔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洋玩意儿，

是纸牌、是鸽子、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钢铁道具。在接触罗晴之后我才知道，在过去的五千年里，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精通各种各样的魔术，只不过那时不叫魔术，而是叫幻术或戏法，统称为幻戏，变幻戏的人，就叫作幻戏师。

从上古的“蚩尤戏”，到秦汉的“鱼龙蔓延”“画地成川”，再到隋唐的“黄龙变”“神仙索”，以及宋元的“七圣法”和明清的“遁术”，无数神秘玄奇的幻戏被创造出来。而神通广大的幻戏师，更是层出不穷，甚至许多史书中广为人知的人物，也通过幻戏悄然影响着历史进程，继而假借鬼神之说，将世人蒙在鼓里。

然而这一切都在建国后消亡，在取缔会道门的运动中，幻戏师们收起了神通，泯然众人，无数神奇的幻戏就此失传，湮没无闻，直至今日，已鲜有人知晓。

罗晴得知我私下里在创作小说，便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幻戏和幻戏师的东西，并讲述了她祖上的故事。

罗晴家在杭州，祖上是一个幻戏世家，她的高祖父、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有名的幻戏师，尤其是她的曾祖父，年轻时曾离开杭州去上海闯荡，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三大幻戏师之一。那门叫作“流火”的幻戏，就是她的曾祖父传下来的。

罗晴还告诉我，那个年代的上海，是中国最繁华时尚的大都会，也是中国最鱼龙混杂的地方。那里有租界洋人，有军政名流，有黑道帮会，有僧道术士，有文人墨客，有青楼娼妓，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有，当然也云集了许多厉害的幻戏师。这些幻戏师能吐雾吞云，援绳升天，能刻骨变容，画魂改命，能以活人为傀儡，用灯影招亡灵。他们在上海这片风云际会的土地上叱咤风云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奇。

过去的八年里，我一直没有停止追寻那些幻戏师留下的传奇脚印，也没有停止探寻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神秘幻戏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，中国最后一批幻戏师留下了他们最后的足迹，随后永远地消逝在历史长河中。

我结合罗晴的讲述和自己追寻所得的真相，将这些幻戏师的传奇故事一一勾勒出来，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幻戏师的存在，并重现那些曾经震惊世人、如今却湮没在古老岁月深处的神秘幻戏……

引子

民国二十六年的初冬，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为寒冷。萧瑟的西北风提早到来，毫不留情地吹刮着伤痕累累的上海。外滩上，一条赭黄色的道路把成千上万的市民分割在两侧。这些被迫前来观看日军入城仪式的市民们脸上，一如西北风那般冰冷，看不到任何表情。

十一月十三日，日军入城的这一天，对每一个上海市民而言，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在十二个时辰之前，上海市长俞鸿钧发布告市民书，宣告上海沦陷。

天寒地冻的道路上，趾高气扬的日军正在列队入城，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。两匹棕褐色的战马并成一排，行走在步兵队伍的中段。两个日军将领昂首挺胸地坐于鞍上，脸上挂着志得意满的笑容，悬在腰间的黑色军刀随着马步颠簸，一前一后地摇晃起来。

眼看城界将近，忽听“呀呀”声起，无数黑点从远处飞来，竟是一大群寒鸦。这群寒鸦极为奇怪，没有从外滩的上空飞过，而是停留在日军队伍的头顶，不断地来回盘旋，叫声密集，聒噪刺耳，

令人生厌。这突如其来的奇怪一幕，引得部分日军步兵和围观市民抬头观望。

忽然间马嘶声响起，两匹原本悠然前行的战马，兴许是受到了寒鸦叫声的影响，竟变得焦躁起来，逡巡不前，鼻孔里不断地往外喷着白气。近处的围观市民慌忙避让，唯恐被原地逡巡的战马撞个正着。马上的日军将领拽紧缰绳，嘴里连声呼喝，可是无论如何努力，胯下的战马始终不肯再向前落蹄。后方的日军队伍全都停了下来，不少日军步兵踮起脚尖眺望，想看清楚前方到底出了什么状况。

一个强劲的风头恰在此时从半空中兜转下来，卷起地上一大片暗黄色的尘土。行走在战马前方的一个日军步兵下意识地埋头避风，头盔“哐啷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急忙弯下腰，伸手拿住了头盔，准备拾捡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似乎有一道白光从他的眼角倏地掠过。刹那之间，这个日军步兵的表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定格在了脸上，双目圆瞪，身体保持着弯腰伸手的姿势，如若石化，木然不动。

身后的日军步兵伸手推他，用日语叫道：“赶紧站起来！”

这一推原本没用上劲，可前方的日军步兵却顺势向前一扑，倒在了地上，脑袋忽然脱离了颈部，骨碌碌地往前翻滚了数圈，圆鼓的双目如同死鱼眼睛，以一种不可思议又惊恐莫名的眼神，死死地盯着阴云密布的苍穹。一股鲜血从他断开的脖颈里喷涌而出，渗进干燥的黄土里，浸出一个暗红色的扇形。

前后排的日军步兵以为遭遇敌人袭击，霎时命令声此起彼伏。原本排成线状的队伍节节打散，以二十人的小队伍合成一组，用最快的速度集结在一起，端起步枪，黑洞洞的枪眼对准了四周，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可能潜伏危险的角落。道路两侧的围观市民被这阵势吓住，全都往后退缩，胆小的已经开始撒腿逃跑。

两匹战马嗅到了血腥气，变得更加焦躁，不断地打着响鼻，抬起前蹄，踏得地上尘土漫漫。马背上的日军将领原本想下马躲避，无奈坐骑颠簸得太过厉害，实在找不到机会下鞍，只能死死地拽住缰绳，以免被坐骑甩飞出去。

警戒了片刻，除了那名日军步兵离奇地掉了脑袋外，再没有出现其他异常状况。日军步兵们面带疑惑，警戒的阵形渐渐有些松动。

负责该队的步兵队长从后排跑来，在死亡步兵的尸体前蹲下，伸出手指按住其尚且流血不止的脖颈断口。断口平整无比，像被某种利器削割所致。步兵队长询问事发时站在前后排的日军步兵，得到的回复都是摇头。方才众目睽睽之下，分明没有任何人靠近这个日军步兵，怎么会突然间无缘无故便断了脖子？

沉思片刻，步兵队长忽然冲身边的几个日军步兵大声下达了一道命令。

几个日军步兵齐声应道：“嗨！”冲到道路两侧的围观市民当中，随意揪了两个市民出来。被揪住的两个市民惊恐地叫喊起来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啊！”一个裹着白色头巾的妇女扑了出来，哭喊道：“孩子他爹……你们干什么抓他？你们……”一个日军步兵飞起一脚，将那妇女踹翻在地。

两个市民被日军步兵拖到道路的正中央，摁跪在地上。一个日军步兵将步枪咔嚓上膛，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其中一个市民的后脑勺。

那市民惊恐万分，双手抱头，带着哭腔，连声讨饶。

“八嘎！”侧面一个日军步兵猛地抬起枪托子，狠狠地砸落下去。那市民的嘴唇立刻被砸得稀烂，几颗碎牙吐在地上，鲜血如同泉水一般，从口中不断地涌出，浑身上下瑟瑟发抖，犹自呜咽着讨命求饶。

步兵队长高高地举起右臂，冲两侧围观的市民喊了几句。市民们只听得一通叽里呱啦的喊话声，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正疑惑间，却见步兵队长高举的右臂猛地挥落下来。

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那市民的讨饶声戛然而止，扑倒在地，后脑勺上被轰出了一个血淋淋的大洞，好似被打破的西瓜一般，脑浆溅得满地都是，兀自冒着热腾腾的白气。所有市民哗然惊呼起来，有的捏紧了拳头，有的浑身发颤，近处一个老太吓得瘫坐在了地上，身后的市民赶紧将她扶起。那裹头巾的妇人哭喊道：“孩子他爹啊……”哀号一声后，一口气没能接上来，竟当场昏厥。

步兵队长又冲围观的市民叫喊了几句，见无人应答，便再一次举起了右臂。黑洞洞的枪口往左移动，对准了另一个市民的脑袋。那市民吓得浑身哆嗦，两片嘴唇不停地打架，连话都讲不出来，裆下渐渐湿了一大片。

步兵队长是想以这种杀鸡儆猴的方式，把隐藏在围观市民当中的凶手给逼出来。

就在步兵队长高举的右臂即将挥落之际，一道白芒忽然从人群中闪电般射出，指住那市民脑袋的枪杆顿时被这道白芒紧紧地缠住。

只听一声苍老而雄健的喝叫声响起，一个身穿墨黑色大褂的长须老者手提白绫，从围观市民的头顶飞跃而过，落在枪前。他手中的白绫猛地往回一拉，枪杆子顿时偏转。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步兵队长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脑袋已然无法再行思考，右臂保持着高举的姿势，身子向后歪斜，倒在了刚刚被杀死的市民身旁。

长须老者卷回白绫，挡住飞溅而来的脑浆和血渍，迎风抖开。只见雪一般洁净的白绫上，竟幻化出数朵雪花和梅花竞相飘飞的图案来。

这几下兔起鹘落，种种变化发生在瞬息之间，直到步兵队长倒地身亡，附近的日军步兵才猛地回过神来，哇哇乱叫声中，纷纷朝长须老者挺枪射击。

枪响的瞬间，一道人影忽然从围观市民当中闪出。这人一身中国军人的穿着打扮，身形极为魁梧，突然挡在长须老者的身前，浑身立时被射出了十多个弹孔。然而弹孔触目惊心，却不见有血流出，倒是一些细小的木屑四处飞溅。军人中枪之后并未倒下，反而迟缓地抬起头来，面色蜡黄，死气沉沉，竟不是活人，而是一尊真人大小的木偶。木偶军人的背后，连接着十几根丝线，丝线的另一端，抓握在一个身穿青灰色大褂的中年人手中。

就在木偶军人抬头之际，附近忽有尖锐至极的竹哨声响起，那群在半空中飞舞盘旋的寒鸦仿佛得到了命令，纷纷向下急坠，或啄或抓，朝日军步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这阵攻击从天而降，来得太过出乎意料，原本阵势严谨的日军步兵，刹那间陷入了一片慌乱。

中年人看准时机，迅速地扯拽十几根丝线，木偶军人被丝线带动，竟如同活人一般挥手踢足，攻击身前的日军步兵，动作极为灵活。长须老者借助木偶军人的掩护，白绫不断地疾速射出，击向近处的日军步兵，白绫的前端绑有薄如蝉翼的细小刀片，日军步兵一旦被白绫击中，立即非死即伤。一个素衣女人口含竹哨，手持短匕，从侧面冲杀了出来，她不断吹响尖锐刺耳的竹哨声，引得寒鸦群起而动，如浪似潮般攻击日军步兵。另有一个矮壮男人手捉双刀，从道路的另一侧大步奔出，一挥衣袖便是一团白烟，迷乱了日军步兵的视线，再一张口便是一大团火焰，烧得几个日军步兵须发尽焦。

此外还有几个身穿墨黑色大褂的青壮汉子，亮出藏在衣服底下的大刀，从道路两侧杀奔而出，杀向结伙成群的日军步兵。

日军步兵突遭袭击，慌乱之中伤亡了数十人，但这些日军步兵训练有素，又全都上过战场，见过更为凶险的战争场面，因此很快便镇定下来，迅速地结成阵势，枪声齐发，开始围剿这些偷袭的中国人。这些中国人虽然身手厉害，但敌不过真枪实弹，很快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。几个青壮汉子死了，吐火生烟的矮壮男人死了，口吹竹哨控制寒鸦的素衣女人死了，操控木偶军人的中年人也死了，最终只剩下了长须老者一个人。

无数的枪弹飞了过来，长须老者鹏展双臂，纵声长啸，全身立时被射得千疮百孔，血光飞溅，地面上落下了许多星星点点的血花。他的啸声戛然而止，身子前倾，猛地喷出一大口血水。几个日军步兵来不及躲闪，染上一脸血污，捂脸惨叫，倒在地上翻来滚去，如中剧毒。

长须老者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扬起一枚暗针，一名骑在马背上的日军将领长声惨叫，捂着喉咙坠下马来。长须老者的身体也在此时砰然倒地，右拳松开，手中的白绫被西北风刮起，从万千市民的头顶上飘过。白绫上的那幅白雪红梅图，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中，肆意地飘飞和张扬。

道路两侧的上万市民遭逢如此变故，均知按日本人的荒蛮性子，免不了要疯狂报复，因此全都大呼小叫，争相逃命。不久前还是一潭死水的外滩，这时候却如同滚水乱沸。

死伤了数十人，日军步兵自然又惊又怒，此时全都红了眼，纷纷举起步枪，也不管是非对错，便冲混乱的人群开枪射击，好些无辜的市民中枪倒下。

一时之间，只听枪声嘭嘭，惨呼四起！笼罩在上海上空的苍穹愈显阴霾，乌云凝聚，风吟悲歌，长久不散……